

湯恩伯的一生 (三)

孫運開

沉痛告別上海市民

在湯恩伯將軍指揮之下參加上海保衛戰的部隊爲第十二、廿一、卅七、五十一、五十二、五十四、七十五、九十九、一二三、二〇四等軍和青年軍一個師，還有六個交通警察總隊（大都殘缺不全）。約十五萬人。而陳毅進攻上海的匪軍，却有四十萬之衆。

上海社會複雜，奸人藏匿滋事，共匪更從中煽惑破壞；因此，國軍面臨的戰爭，不僅是一場衆寡懸殊的武力戰，而且也是一場艱鉅的總體戰。然而，湯恩伯却以無比的信心與勇氣，于旬日之內，重振士氣。谷正綱爲了堅決反共，辭去社會部長的要職，特地趕到上海，協助他主持政務；負責上海黨務的方治，也協助他積極發動民衆，贊助勞軍，穩定金融，安定地方，振奮人心。由於上下精誠團結，所以守滬國軍能以逆勢兵力，自五月十三日至廿四日，殲匪達十三萬人之多。

當時，戰況激烈，匪軍炮火兇猛，我軍司令部及方治等私人住宅，亦遭轟擊，陸上交通斷絕，機場也被侵奪。情況萬分惡劣之下，他曾對谷正綱和方治說：

「恩伯分屬軍人，守土有責，戰死沙場，以盡天職，實爲光榮。但兄等都是文人，且非地方官，共陷險地，至爲不安」。

五月廿五日，大軍奉命由海上撤退舟山及金廈外圍。他集合高級將領，傳達撤守命令時，熱淚盈眶，一再表示：

「對不起 領袖，對不起民衆，對不起國家」。

而其告別上海市民的文告，尤爲沉痛，真可謂一字一淚，語重心長，可以想像他內心所感受的痛苦，可是，他守滬之役，確已盡了最大心力的。當七萬以上大軍登輪撤退時，上海秩序仍然良好。匪軍炮火雖已集中射擊撤退船艦；但官兵魚貫登輪，依然井然有序。從此，可見到他治軍的優良和佈置的周密。

金門決勝鞏固台澎

淞滬撤守後，隨即建立舟山及金廈外圍陣線，是年秋，湯恩伯駐節廈門，蔣總裁擬發表由他爲福建省政府主席，賦予指揮作戰與處理地方行政的全權。可是，李宗仁却公開聲明不予同意。李的意氣用事，不顧大局；使湯不勝憤慨，而且

也進退失據。幸而蔣總裁對湯的處境，極爲同情，除特電慰勉外；並且親自廣州赴廈門，召集湯所部團長以上的將校，慰勉他們，繼續在湯恩伯指揮之下，抗匪報國。當晚乘船返台北，臨行與湯話別，多所鼓勵，希望他能在金廈擊退匪軍，爲公私爭氣。

湯受蔣總裁的感召，審劃金廈防務，他認爲匪軍重視政治價值，先攻國際聞名的廈門商港的可能最大；我爲正當軍事價值，務需確保金門。乃厘定方針，力求于廈門正面消耗匪軍；而迅速以主力鞏固金門，殲滅來犯匪軍。

最初金門兵力，祇有一個特務團；於是他將李良榮兵團部和所統轄的一個整補軍，裝甲兵營移駐金門，又將新組成的第五軍（軍部及一個師）開往小金門。

十月十七日，匪陷廈門，積極準備渡海進攻金門。廿二日，蔣總裁急電湯：「金門不能再失，必需就地督師，負責盡職，不能請辭易將。」並即從台灣調第二〇一師赴金門，電令原擬他調的胡璉兵團，迅即改道赴金門增援。

湯以爲防衛金門的問題，是匪軍主力將在何處登陸？當就雙方軍隊位置、地形、風向，以及

我海軍支援所受地形限制等因素加以分析比較；認為匪軍主力登陸公算最大的地區，應在古寧頭附近的東方一帶海灘。於是，他立即指示將主力向金門西部集結。却巧，胡璉兵團的主力，正陸續乘船抵達料羅灣。因為卸載設備不足，一船人員輻重裝備，幾乎要費時六七個小時，才得登岸。他知道此事，立即下令所有大小船隻，一切運輸工具，均調往料羅；並且親往監督，不分晝夜，于廿三日全部卸載登陸完畢。隨即向金西完成



民國三十六年湯恩伯將軍（中舉手答禮者）視察第二線兵團檢閱軍官隊學員時留影。

配備。

廿四日，匪軍八個團二萬餘人，附砲五十餘門，以汽艇二百餘艘，分別在金門的壠口附近，以及林厝、古寧頭東北海岸強行登陸。我軍裝備充份，立予迎頭痛擊。我海、空軍也馳往助戰，力阻匪軍增援。血戰至廿七日，匪軍戰死三千餘，被擊沉溺斃于海上約萬餘人，被俘六千餘，全軍皆墨，裝備盡失；自受此創後，不敢再言渡海來犯。我軍久敗之餘，獲此全勝，關係此後的安定至大。

本戰役，當時接受湯恩伯指揮的部隊，多係臨時奉令隸屬的，並無淵源的主從關係；而自李宗仁公開聲明否認湯任福建省政府主席以後，湯的指揮權責，也不够明朗。但由於蔣總裁的親臨勗勉，和湯本人的威望和赤誠，居然人人効命。而他卜晝卜夜的工作，和不避艱難的英勇行為，也都在在使部屬感動。所以才能轉弱為強，獲得以寡勝衆的戰果。

凱旋歸台，調任東南軍政副長官，再調總統府戰略顧問。金門防務，由胡璉負責。

中日合作卓見深遠

在台四年，他已退休，雖然多病，但對充實學問多求知識的興趣，却與時俱增。曾經和他的舊部多人，組織講習班；請了好多位教授，講授哲學、經學、歷史；他從不缺席。並且喜歡涉獵些文學與歷史的書籍，曾經對詩歌發生興趣。

他對日本，有深刻的認識。他以為日本民族是一個誠懇的民族，是一個敬事（認真）的民族

。日本人學「漢學」，能够體會到中國儒家思想的精髓，以之用於實際政治。根據歷史家論斷「明治維新」，其近因固然是受到西力東漸的衝激。但其原動力，却由於中國儒家思想的「王霸之辨」。所謂「尊君抑霸」、「大義名份」等等微言大義，促成了「大政奉還」、「王政復古」；才有「明治維新」的盛事。

他以為當時的中日兩國，都面臨共產極權集團的威脅，風雨同舟。彼此應該拿出本身具有的力量結成一條強固的防線：第一步阻遏匪俄在東亞暴力的再擴張，鞏固兩國新生地位。第二步摧毀並鏟除大陸的共匪，奠定中日兩國建設基礎，走上富強康樂之路，達到共存共榮的永久目的。

可是，某些短視國家，仍隨時準備出賣中國，以綏靖匪俄；損人利己，圖苟安於一時。民主國家此一矛盾，衝激日本；加以匪俄對日本的和平攻勢和貿易誘惑，使日本陷於搖擺不定的狀態之中，這是非常危險的事。

他對於此一趨向當然關切，嘗分別在國內外各大報刊發表文章，正告日本朝野，毋墮匪俄奸計；並懇切呼籲：

「中日合作則兩利，乖離則兩敗俱傷，這是孫中山先生在數十年前就大聲疾呼過的，我們過去痛苦的經驗太多了，千萬不可再蹈覆轍，應該堅強地團結合作，共圖兩個兄弟之邦的百年大計」

另外，他還在與日本友人通信中，再三就此問題殷殷致意，茲擇錄其一鱗半爪，具見其誠意與遠見：

「日本如不能迅速恢復國際地位，不能自主，則一切問題，均談不上，故我們目前唯一的工作中心，即如何使日本能早日恢復國際地位，成爲一個民主獨立自由的國家，

來共同坦負反共抗蘇之時代使命」
「我始終認爲中日兩國應該站在一起的，八年的戰爭，使我都有了新的覺悟。不論那一方倒下來，均是中日雙方的損失。反共抗俄是目前中日兩國的時代中心任務。日本復興，與我們的復國；都要在反共抗俄的目標下團結起來。

所以今後中日的關係，非特要合作，而且要團結，團結是比合作更進一層的。今後反共的戰爭，可能是長期的，不止十年八年，反共的前途，是一件長期的苦鬥任務。

「中國短期內決不會產生第三勢力，有若干美國人希望中國出現第三種勢力；這是不了解中國現實環境與歷史環境的一種幻想，是不可能的。中國反共抗蘇的主流，依然是國民黨，領導中國反共抗蘇的，依然是蔣總統，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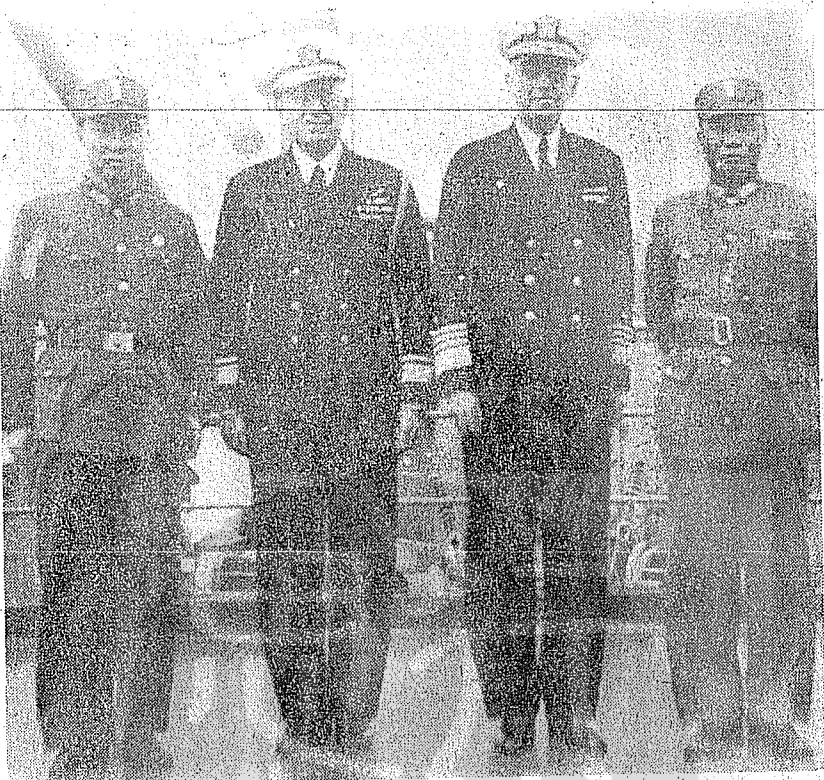
不會有什麼第三種力量的產生。中國的人民，亦不許可第三種勢力的形成。因爲歷史的教訓受够了。產生一種新的形勢和力量，不知道要犧牲多少人民？經過了多少的磨折；現在中國的環境，再受不了大犧牲和大破壞；而且時間上也不許可。所以希望日本人能够了解這一點，來幫助中國國民黨和蔣總統。」

湯恩伯已經從有形的武力戰場上退休了，但他于退閒之際，猶能進修不輟，時刻不忘國家；猶能在另一個無形的戰場裏，爲國家竭盡他的智力，多所貢獻。其謀國之忠，任事之勇；誠非常人所能及。

鞠躬盡瘁名垂青史

湯恩伯和易近人，譎然長者；其不平凡處，正包含於平凡之中。他是一位實行家，一生以踐履篤實，率先躬行爲信條。凡所要求於人者；必先反求諸己，自己先做。他富有高度的責任感，所欲責於人者；必先自責。特別是在作戰期間，當戰局緊要關頭，往往廢寢忘餐，不眠不休，日以繼夜，宵旰勤勞。凡戰線上最危險的處所，也就是他所在的位置；他的確做到了：「向最危險的方向前進」的戰鬥信條，但也因此體力預支過多，終致積勞成疾；又復力疾從公，疏於療養，遂致釀成絕症，奪其生命。

最早的病徵，發生自鄂東剿匪之時。那時他經常披星戴月，沐雨櫛風，非常辛苦；加以飲食粗劣，寒暑不調；因而患上嚴重的胃病，甚至不



民國三十五年四月湯恩伯（右）任京滬衛戍總司令兼第一綏靖區司令官時與美海軍第七艦隊司令金開德上將（右二）及京滬衛戍總部外事處長謝瀨齡將軍（右）等合影。

能乘馬。窮鄉僻壤醫藥兩缺。爲了軍情緊急，責任重大，常倚臥于担架之中，指揮部隊，激戰于崇山峻嶺之中。蔣委員長曾經一再面諭他應當請假稍事休養，而他則以剿匪軍事正在順利；未滅頑匪，不肯先談休息。及至民國廿三年初救平閩變之役，仍與疾行軍，未稍逡巡。由是而積輕爲重。來台以後，深居三峽，自甘簡樸淡泊；常感



民國三十八年十月卅一日湯恩伯自金門凱旋抵台時之報導。

不適。爲了節省醫藥費用，曾在三峽割盲腸。最後于民國四十三年春，胃、腹部疼痛難忍，經中心診所檢查爲胃潰瘍與十二指腸瘤，必須迅速割治，否則于八個月內將有性命之憂。於是有關方面和友人，都主張送往美國割治。但他怕赴美費用太多，自己既無積蓄，也不願多耗公帑，而日本友人較多，可以就近照應，節省費用，日本的慶應醫院也表示有治療把握，歡迎就醫。於是決定赴日割治。

他在日本慶應醫院，接受三次大手術。當第一次手術時，發現他除了腸胃外，肺、胆部也有嚴重的病狀。卅年的戎馬生涯，竟使他的身體，敗壞到百孔千瘡的地步；這是目前仍在享受自由生活的人們，應當對他表示深刻的同情和崇高敬意的。最後，終告不治；而于民國四十三年六月廿九日申刻去世。得年五十四歲。官陸軍上將。

綜觀他的一生，篤信主義，盡忠國家，臨難不苟，指揮若定，確已善盡革命軍人的天職，平居復雅重文事，凡官士有一藝之長的，多予以推崇和獎掖；用收文事武備一爐而冶的功効。他本人好讀書，喜翰墨；所作函札文稿，大都楚楚可觀；而其雍容平易風度，也可顯見他有深厚的修養。

他雖久縮兵符，屢當方面，却從不假借權威，爲一人一家打算。他逝世以後，景況蕭條，幾致無以爲殮。而其部屬，也

大都清苦。世俗每疑權勢可以致富，其實此說不足以方喻真正的革命軍人。請看他的生前身後，可以證明了。

談到他的治軍，五德兼備，古所難能。

他非常重視紀律，信賞必罰。令下，無不達成；每有戰績，不自居功；每獲奉獎勉，即感激流涕，嘗謂：「每得一份獎勵，增一分內疚」，曾有人爲他代請晉級，他聞知婉轉辭謝：「余已受黨國厚恩，而未能一清海宇，內疚之心，無時獲已；倘再晉級，將使余愧死」，所以他雖然幾任總司令職，而祇以上將銜終其身。其清介抱負，可稱光霽日月了。

他平素與士卒同甘苦，愛護官兵若子弟；然對於違犯法紀之徒，絕不稍事寬假。抗戰末期，人民生活已然異常困苦，而軍中尤甚。士兵的戰鬥意志雖然堅強，但因爲物質生活過於匱乏，多少影響到士氣，他日夜繁忙之餘，每抽暇與士兵共同飲食，作實地考察；所以能洞悉事情。當時軍中一般尚存積弊，或有中飽現象。他大聲疾呼：「一切爲士兵，一切爲前線，一切爲勝利」，號召各級官兵努力奉行，並且嚴令後勤機構，對軍品餉糈，確實補給，不得刁難遲滯，否則從嚴法辦，因此，全軍士氣大振，樂効生死。

他治軍公正嚴明，賞罰之間，兼顧情理；而教導多於責難，部下對之，莫不懷德畏威。他注重考核工作，經常獎勵部屬埋頭苦幹，實事求是；最討厭投機取巧，阿附諂媚之輩。是以全軍上下，都知道確守崗位，貫徹命令，達成任務，只要有工作實效，決不會被埋沒。

論「將道」者，我國以「三達道五達德爲修養基礎」，西方則克勞塞維茨強調：「智情意的合一」。而湯恩伯的統御，已融合中西理論於一體。凡是曾和他共過患難的高級軍人，都感受到：在授受應對之間，但覺其嚴厲處，是位威肅的長官，而其慈詳處，則是位愛拂的家長；其認真處是位嚴格的老師，其隨便處，則是位至好的朋友。他從不尙權術；而完全是發乎至誠的情，適於至正的理；是一種堂堂正正的統御大道，仰之



民國四十一年湯恩伯（前排左）赴日本訪問與日皇之弟高松宮（前排左二）合影。

彌高，而卽之在邇。人人懷德畏威的心理，完全是本乎天然；而無絲毫外在物慾存乎其間。這是他治軍爲將最成功之處。

他對人，特別具有一種光熱力和吸引力。任何人見到他，都能爲他的熱忱所吸引，特別是有才幹的人，不必透過別人介紹吹噓，也不必當面恭維歌頌；縱然有時意見不合，形成爭執，或竟當面頂撞；他能忍常人所不能忍，接納別人正當的見解，絕不固步自封，死要面子，而且事後對其人其事，毫不存任何芥蒂，而使人如沐春風。他事親至孝，當抗戰進入最緊張階段，他的父親佐卿公在浙江原籍病逝，他墨經從戎，無法分身歸里治喪；心念太夫人晚景淒涼不已，就任魯、豫、鄂、皖四省邊區總司令後，駐節淮上，距浙較近；乃派人返里迎親到任侍養，幾經周折，始由安徽蚌埠安全轉入我方境界，由水路乘小輪北上。他聞此佳音，特由駐地葉縣，趕往界首迎候。預計小輪下午六時可到，但候至八時，仍無消息，他叫大家先吃晚飯，大家勸他也先吃再等，他却表示：「此飯原定與家母同吃，再遲，也得等。」一直等到晚上十時，小輪才到，他手挽母親步行，一路流着眼淚。抵達招待所後，才陪侍母親吃飯，閒話家常，對老人家表示：「這真是七七事變以來第一頓最可口的晚餐」。一種自然流露的純孝之情令其左右人員，感動不已。他去世，太夫人仍健在，倚閭盼望，情何以堪。陳誠副總統曾有輓他的對聯云：「擐甲胄以衛邦家，戰壘勛高，出塞早傳三箭定；聞鼓聲而思將帥，慈闈親在，倚閭不見一帆歸。」最能道出他

「白髮先妾黑髮行」的沉痛不足之情。

湯恩伯爲當代名將，僅得中壽，而今後伐罪救民，猶待大張正義之師。鑿鼓思良將。有心人悼惜他盛年早逝，而有「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的感傷。而歲月如流，何日才能光復錦繡河山，也因之不勝警惕慷慨之情。當湯將軍逝世十週年祭時，黃杰曾有輓詩一首，最爲痛切，特抄錄如左，並用以結束本文，詩云：

「鼓角當初絕戟門，戈回落日夢難溫
最憐墓草青還後，風雨年年愴客魂！」
(全文完)

台灣省於酒公賣局出品之台灣啤酒，爲享譽國際品質最優之啤酒，係以大麥芽，啤酒花及蓬萊白米釀造，其產品包括○六公升玻璃瓶裝，○三公升玻璃瓶裝，及○三五四公升鋁罐裝三種，含酒精量百分之三·五，另有淡啤酒乙種，採用○六公升、○三公升玻璃瓶裝，係以全麥芽與特選啤酒花釀造，含酒精量百分之一·八，爲香味濃郁，酒味清淡之飲料，啤酒一瓶含有之營養份，其熱量相當於白米飯一碗，蛋白質相當於鮮奶一杯，鐵物質相當於雞蛋一個，並含有多種維他命B，能使皮膚光滑柔嫩，消除緊張，恢復疲勞，營養豐富，價廉物美，大宴小酌，居家旅遊，均甚相宜，實爲消暑滋養之最佳飲料。